



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

中国卷

3

重庆出版社

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

3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 沈世鸣 钟代福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寇小平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 43

中 国 卷(3)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625 插页 6 字数 512 千

1994 年 12 月第一版 1994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00

*

ISBN 7-5366-2503-0/I·493

定价:27.00 元



顾 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卞之琳 冯 至 艾 青 孙同川 罗大冈 林 林
林默涵 季羨林 萧 秧 萧 乾

编 委 会

总 主 编：刘白羽

副总主编：叶水夫 沈世鸣

(以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常务总编委：吕同六 吴元迈 张 羽 陆梅林 黄宝生
总编委：

马 烽	王央乐	王佐良	戈宝权	叶水夫
叶君健	包文棣	冯亦代	刘 宁	刘白羽
刘绍棠	朱 虹	朱子奇	吕同六	孙家晋
孙绳武	许磊然	沈大力	沈世鸣	李 芒
李文俊	李书敏	李明滨	李辉凡	李赋宁
杜 埃	陈 桑	杨燕杰	吴元迈	张 羽
张 黎	张敏生	陆梅林	范大灿	周宗贤
周珏良	林洪亮	柳鸣九	草 婴	施咸荣
殷 白	袁可嘉	夏树人	秦顺新	高 莽
高慧勤	钱善行	鹿 金	黄宝生	蒋际华
董衡巽	蒲华清			

中国卷编委会

主 编：陆梅林 殷 白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火 史 莽 江晓天 邹荻帆 陆梅林
胡 可 殷 白

中国卷选编者（以姓名笔画为序）

小说：王 火 孙 吴 江晓天 杨希之 陆梅林
殷 白 黄 伊

纪实文学：史 莽 何 生 陶士和

散文杂文：史 莽 郑择魁

诗歌：邹荻帆

戏剧：左 莱 胡 可

内 容 简 介

本卷收入《南京的陷落》，它系作家周而复描写抗日战争的系列长篇小说《长城万里图》的第一部，另五部为《长江还在奔腾》、《逆流与暗流》、《太平洋的拂晓》、《黎明前的夜色》、《雾重庆》。作者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恢宏的气势，通过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主要是各界要人和各方领袖）的描写，展示了中日、国共、国民党内部等错综复杂的斗争画卷。小说反映了“七·七”事变后至南京陷落这段中国人民血与火的抗战史，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贪婪与凶残。

编辑凡例

1.《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套全面、系统地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优秀文学作品书系。

2.《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按国别和地区分卷,共52卷:苏联10卷,法国4卷,德国、奥地利4卷,美国3卷,意大利3卷,日本2卷,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2卷,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2卷,欧洲多国2卷,东南亚1卷,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1卷,波兰1卷,保加利亚1卷,南亚、西亚、非洲1卷,南斯拉夫1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1卷,朝鲜1卷,中国12卷,国名和地区名除个别例外情况,一般用该原著初版时的国名。

3.本书系侧重选收本世纪30—50年代出版的、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品,对个别有代表性的作品,在时限上有上溯或下延。体裁限于小说、诗歌、戏剧和纪实文学。中国卷另收有散文、杂文。

4.本书系中所收入的译著大部分是根据原著新译的,部分已出版过的中译本,均经过重译或修订。

5.对有多部重要作品的作家,原则上选收其一部。凡收入的作品,一般附有该作品版权记录及著、译者简介;节译作品附有内容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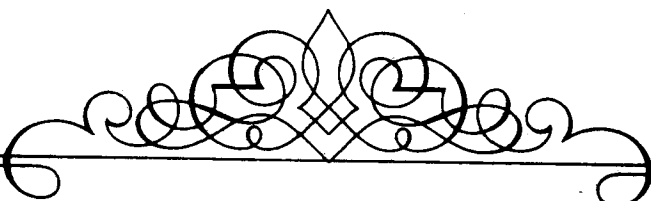
Hf88/10

目 录

编辑凡例.....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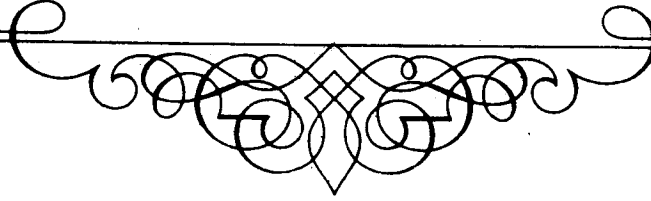
南京的陷落 周而复 1

后 记..... 653



南京的陷落

[中] 周而复 著



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修订排印

《南京的陷落》，这是作者描写抗日战争的系列长篇小说《长城万里图》的第一部。以下依次为《长江还在奔腾》、《逆流与时流》、《太平洋的拂晓》、《黎明前的夜色》、《雾重庆》。共六部，约 370 万字。

从山壑间飘出阵阵薄薄的云雾，如同轻纱一般，慢慢地聚拢，越来越浓，越来越厚，终于形成洁白的絮团，转瞬之间，弥漫了山上的石坡路，随风飘过碧绿的树枝，散发出一股股淡淡的清香。云雾在山腰飘忽，一阵阵地扑来，又一阵阵涌去，像是海上的滚滚波涛，互相追逐，汹涌澎湃，又冉冉上升，蔓延开去，整个庐山淹没在茫茫的云海里。

在滚动的白云深处，传来一声娇滴滴的惊叫：

“哎哟，危险，真吓死人哪！”

坐在第三顶轿子上的国民党中央临察委员褚民谊，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大吃一惊，以为出了什么意外，立即叫轿夫停了下来。前面又传来恐惧的叫喊：“我不走了，我不走了！快停下来，给我停下来！”褚民谊透过重重的云雾，隐隐约约地看到前面那顶轿子停在

空中，既没有再向山上走去，也没有停下来。他踏着狭窄的像楼梯一样的石板路走到第二顶轿子那儿，扶着轿杆，轻轻地关切地问道：

“汪夫人，出了什么事了吗？”

“重行，你看多危险，人在云雾里，路都看不见了，轿夫还一个劲儿上山，路又这么潮湿，脚一滑，跌下山去还有命吗？”

“云雾忽然这么浓重，路也看不清楚，是不好走。”褚民谊这位法国史太师堡大学医学博士，曾经在一九三二年担任过行政院秘书长，当时院长是汪精卫。他对陈璧君特别关心，侧过身子，对轿夫说，“停下来，好不好？”

“这儿是个陡坡，停不下来，老爷，你看。”年老的轿夫说。

褚民谊顺着轿夫指的方向一望，果真是个陡坡，轿子没处放，人也没地方坐，一阵云雾慢悠悠地飘过，顿时连陡坡也看不大清楚了。他对轿上的汪夫人说：

“这个地方确实不好停……”

汪夫人坐在轿子上两手紧紧抓住左右扶手，仿佛这样可以保险些。她的脸吓得苍白，和她身上穿的府绸大襟褂子一样白，给下面的黑素绸裙子一衬，越发显得白得可怕。她吓得有如腾云驾雾一般，身子凌空，脚踩不到地上，她好像觉得随时都有跌下山去的危险。她望着轿夫汗湿的背心，不满地说：

“什么不好停，就是想多要钱！”

“太太，不是要你加钱，在陡坡上确实不好停，要停，退到下面平一些地方停。”

“好的，好的！退到第三顶轿子那儿停。”

前面两个轿夫和后面两个轿夫轮流换肩，吓了汪夫人一跳。她坐在轿子上又惊叫起来：

“慢一点，别掉下去！”

“不会的，太太，你放心。”年轻的轿夫很有把握地说。

“我们抬了多年的轿子了，出不了事。”另一年轻的轿夫说。

轿子掉转了方向，朝下面走去。汪夫人在轿子上想起了第一顶轿子上的人，她回过头去，对弥漫着云雾的陡坡叫道：

“季新——季新——”

陡坡那边没有反应。她焦急万分，对前面轿子里的褚民谊说：

“季新呢？重行。”

“不是走在你的前头吗？”

“刚才叫了半天也没有人应，该不会发生意外吧？”

“不会的。”

“怎么不答应我呢？”

“也许没听见。”

“会不会发生危险？”

“他有卫兵保护，不会发生危险的。”

汪夫人坐在轿子上放心了，却又产生了一丝忌妒：

“他倒好，一个人先走了，把我们留在后面受罪担心！”

轿夫抬到比较平坦的地方停下，汪夫人低着头，从轿子上走了下来，两脚站在坚实的石路上，才感到生命又回到自己的身上，两条腿却还发软，心脏仍旧跳得十分剧烈。她从腋下摘下雪白的挑纱手绢，不断拭去额角上晶莹的汗珠，气喘嘘嘘，怕人看出她刚才吓得满头满身是汗，解嘲地说：

“人家说庐山多么凉快，怎么我感到还是很热？”

褚民谊有意给她打圆场：

“我们还在半山腰，到了山上就凉快了。山上山下相差摄氏十度左右哩。”

汪夫人理着濡湿了的鬓角，恍然大悟地说：

“怪不得这么热哩，原来还在半山腰。”

他们身边的浓雾慢慢稀薄了。

在云海深处，峰峦若隐若现，有如浩浩淼淼的大海中的岛屿，

一会儿在远方出现，一会儿又在远方消逝了。峰峦的轮廓越看越清楚，越来越雄伟了。渐渐地，云消雾散，晴空如洗。耸立在鄱阳湖与长江之间的壮丽奇绝的庐山真面目又呈现在褚民谊的眼帘了。他看到山下长江如带，停泊在九江码头的轮船发出呜呜的叫声，快要离岸远航了。他对汪夫人说：

“现在云消雾散，请上轿子走吧。”

“好的。”她低头跨进轿子。走上石坡路，轿子好像一副梯子斜挂在山坡上。汪夫人坐在上面，感到头往下沉，脚却高了。

过了陡坡，路平稳了。她身子坐正，睁开眼睛一看：是山边的石阶路，山崖上的树木浓荫遮住了下午的骄阳，一阵阵凉爽的山风迎面吹来。她感到身心舒坦，遗憾的是还没赶上第一顶轿子。她着急地对轿夫说：

“快走！快赶上第一顶轿子。”

轿夫的步子加快了。

第一顶轿子上坐了一位中年男子，看上去不过四十岁上下，实际上已经五十四岁了。他穿着一身雪白的法兰绒西装，脚穿白皮鞋，头戴船形白帽，浑身上下一律白色，只有胸前那条领带是紫色的，显得十分引人注目；脸上白里透红，清秀的眼睛凝神望着变幻莫测的云雾。他想起清朝嘉庆年间舒日香游庐山，住在天池寺，天天观看云雾的移动，一连观看了三个多月，还不想下山。他这回上庐山，也要多看看云海的变幻，欣赏大自然的美妙景色，也不枉度一生。阵阵云雾从轿子旁边缓缓移动，仿佛轿子就在云雾里，令他有一种飘飘欲仙的奇特的感觉。

云雾散去，满山树木，苍翠欲滴。他好像又回到人间。他稳稳坐在轿子里，看到前面有两个卫兵引路，身后又有卫兵保护，轿夫闷声不响，气吁吁地抬着，低头看路，一步步吃力地登上一级级石台阶。他想起了军队，想起蒋介石、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以及关于天桥的传说……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以前，统一江南的时候，碰

到两个劲敌，一是陈友谅，一是张士诚，朱元璋夹在两股势力当中。陈友谅占领广大疆土，手里掌握精锐部队，不可一世。朱元璋在陈友谅眼里不过是他碗里的肉，一伸手就可以拿到。陈友谅和朱元璋两军对垒，曾经有过两次大战，一次就在庐山东侧的鄱阳湖上。这是一次水战，在中国水战历史上是少有的。陈友谅拥有号称六十万的大军，战船既高且大，联舟布阵，联营十多里，浩浩荡荡，威风凛凛，显出无敌于天下的气概。可是朱元璋方面只有二十万人马，战船小而且少，船上的官兵要仰起头来才看到敌军。从实力和装备来看，朱元璋远远不是陈友谅的对手。谁都估计朱元璋要败在陈友谅的手里。事物的发展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陈、朱两军的主力艰苦奋战三十六天以后，强大的陈友谅军队兵疲粮绝，供应困难，军心涣散，反而被朱元璋打败了。这次水战决定了朱元璋后来的命运。陈友谅伸手没有拿到碗里的肉，反而被朱元璋吃了。可见胜败之数，并不一定根据暂时的强弱而定，强者会变弱，而弱者常转化为强者。想起自己目前的处境也是碗里的肉，蒋介石一伸手就可以拿去，可是他连朱元璋的二十万弱小部队也没有，宁汉分裂以后，他的大势就一去不复返了。但他并不甘心，梦寐以求大势重返。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朱元璋似的前途。事在人为。当然朱元璋还有天助。他早就听到天桥的传说：朱元璋和陈友谅两军在鄱阳湖大战，朱元璋战败，率领官兵西登庐山，逃到仙人盘这儿，岩石把两边山崖联起，形成天桥，人马逃过。正在危急万分的当儿，陈友谅兵马追到，天桥突然中断，陈友谅兵马无法通过。朱元璋的人马转危为安，直上庐山，安营扎寨女儿城，在大校场和牧马场艰苦练兵，又发展壮大。天桥中断，显然是天助。他听说天桥在大林寺西侧，很想去看看天桥。他问轿夫：

“听说庐山寺院很多，到庐山的人都想看看。这儿有什么著名的寺院？”

前面的轿夫有五十来岁，眼角有鱼尾皱纹，当了三十多年轿

夫，熟悉庐山掌故，抢先答道：

“听说早先山上有三百多座寺院，现在剩下百把处已了不起了。最有名的是海会寺，栖贤寺，万杉寺，秀峰寺，归宗寺……”

“这是庐山五大丛林，我知道。还有什么有名的寺院？”

“东林寺和西林寺最有名，是我们庐山最古老的寺院。”

“还有什么寺院有名？”

“还有黄龙寺，天地寺，大林寺……”

汪精卫一听到“大林寺”，脸上漾开了笑纹，打断他的话，问道：

“大林寺有什么好看的？”

“大林寺比不上五大丛林，可是去游览的人很多，那儿有座天桥，明朝皇帝朱洪武带兵和陈友谅打仗，到了仙人盘那儿，山崖当中没有路，天上忽然飞下一条金龙，搭成天桥，让朱洪武的兵马过去。等陈友谅兵马追到，金龙一走，天桥就断了。朱洪武是真命天子，所以有金龙搭救，来庐山的人都想去那儿看看。”

“大林寺在什么地方？”

“在牯岭附近，老爷要去，我们抬你去。”

“将来去的时候找你们抬。”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恨不得马上就到大林寺，看看天桥，希望将来他遇到什么困难，也有天桥搭救。他望着山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汹涌澎湃地向东而去。随着长江流势看过去，他发现后面的轿子没有跟上。刚才的沉思和谈话，竟使他忘记一行人员了。他问卫兵：

“后边的轿子呢？”

卫兵回头一看，一顶轿子也看不见，只顾保护第一顶轿子，没注意后边的轿子没跟上，惶恐地问：

“要不要去找他们？”

“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你去找找他们。”

卫兵还没有走，下面传来了亲昵的呼唤：

“季新，季新！”

叫唤声一声高过一声。他叫卫兵不用去，后面的轿子快来了。

一眨眼的工夫，第二顶轿子和第三顶轿子都陆续到了。他们全下了轿子，汪夫人匆匆跑到那个中年男子面前，一把紧紧抓住他，仿佛怕再丢掉他一样，惊喜交集地说：

“我们又在一块儿了。”

中年男子感到惊奇：

“我们什么时候分开的？”

汪夫人把刚才在云雾里坐轿子的危险详细描述了一番。他听完了夫人的惊险故事，忍不住露出微笑。他指着路边山坡上的一座亭子，说：

“我们到亭子上休息休息再走。”

汪夫人拥着他的左胳膊，肩并肩地慢慢走去，在亭子里圆圆的石凳上坐了下来。接着褚民谊也赶到了，笑嘻嘻地关切地问道：

“汪主席累吗？”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轻轻摇了摇头，幽默地说：

“轿夫抬轿子，我坐轿子，怎么累呢？”

“坐久了，也会累的。”

“庐山这么难上，还有多久才到？”汪夫人陈璧君轿子坐得有点不耐烦了。

“快了吧，”褚民谊漫声应道，他立即走出亭子，向山上山下瞭望，估计还有多少路程。转身回来时，发现亭子上有块横匾，上书三个大字：半山亭。他对陈璧君说，“这是半山亭，顶多还有一半路程。”

“哎哟哟，还有一半路程？！可要把人累死了！”

汪精卫坐在石凳上，望着弯弯曲曲盘山而上的石板路，有的隐入郁郁苍苍的树林中。转过去不远，又在峰峦山前面出现，露出一条白线似的山路穿过岭侧面向前面伸展开去。远山如黛，别是一种